

旅美雜記：愛萬里 行萬里

繞行美國的第一站算是結束了。在三藩市停留十天，天天的行程都是緊湊到不得了。

每日就是匆匆來匆匆去，整天在想著要怎樣好好爭取寶貴的休息時間，所以上車我就對駕車的人說：不好意思，我要閉目閉嘴休息。到達目的地，我才開眼開口活動。

在此應該提一提這個緊湊的行程：六個星期去七個城市。由三藩市(San Francisco)繞著往北上西雅圖(Seattle)，橫向東行紐約市(New York City)，南下華盛頓首府(Washington DC)，然後北卡(North Carolina)，再飛往邁阿密(Miami)，最後一站是羅省(Los Angeles)。

每一個站都有同學或親戚給我提供食宿並可以上網與我的家人及親友保持聯繫。通常我是在前一站通知時間給下一站的接應人，然後有人接機或接車，這種安排給我帶來很大的旅遊方便。

至於我自己，很多時候就在晚上，有時夜半，有時三更，坐在電腦前，有時是發一妙(Email)，有時是整理數碼相機的照片，以最快的手法去把事情安妥好來迎接第二天。

.....

此刻坐在三藩市機場等候飛去西雅圖。離登機的時間還早，我掏出腰包的小相機。讓一幅又一幅的畫面變動，我讓自己去回味一段又一段當時的情景。一邊在看，一遍再一遍；另一邊在想，一回再一回。

播音機在叫，飛往西雅圖 UA 970 班機要延後三個小時。很多人站起來大叫。我深知飛機延後是免不了的事情，與其對著別人吵嚷，倒不如拿佛珠出來唸佛養神。我在想，延遲三個小時可以讓我定下來沒有什麼不好，不過先要打個電話通知西雅圖的張富瑞，因為他接機，我要讓他知道班機遲飛。向鄰座的女子借用手機，打了個電話。我伸手入揹包，拿出筆簿，追寫這幾天以來所奔波留下的一些思緒。

美國是個地大物博的國家。美國有很多摩天的大建築物，也有很多頂天的大人物。總之是多的多，大的大。而我這個遠在南半球的澳洲人，在一個來自南澳洲的愛得來地(Adelaide)鄉下妹眼中，見到高樓禁不住叫“嘩！”，遇到高人就覺得“勁！”。

坐在候機室，想著我在美國所接觸到的人與物：高樓大廈，高速公路，高職工作，高薪收入，高...。能夠有如此的高成果，其成因是不單止高科技那么简单。我一个人坐在候機室內思索：因和果，果和因.....。

沉思久久忽然醒起訂機票時旅行社的小姐說 United Airline 的飛機時有變更。跑去電視幕查看，果然！登機閘口由原來的 Gate70 改換為一牆之隔的 Gate 69。在那里見到有很多人排著長龍，我連忙加入排在人龍的后面。等至輪到時，才知道自己未有正式的登機証。立即飛步去登記櫃臺，但見人群雜亂，只有一名工作人員來應付一大堆人。

低頭望一望手錶，離起飛的時間還有兩分鐘。但等上機的有廿多人，本來飛機是四點起飛，但人未上齊，一搞再搞，到四點廿分宣佈機位爆滿。留下的人大吵大鬧。我站在一旁，知道自己無法登上這班延后了三個小時又廿分鐘的機，有點驚慌，我焦急的是如何通知西雅圖的張富瑞不要在機場空等。

我將機票遞到另一個登記處，負責編機位的工作人員替我找班機及機位。只見他不時的打電腦發訊號，旁邊兩名黑人高聲呼喝，要跟工作人員吵鬧。其中一名女的憤怒抱怨，由上午等到下午在機場轉來轉去都未上得了飛機。守崗位的負責人員說，你用 Stand By 機票就是這樣的了。

我手上的機票是預早在澳洲訂好，所以我不怕。但電腦的訊號跳個不停。我心里有數，知道要趕上這班飛機是沒有可能。與其在焦慮，我拿出手腕帶著的佛珠，一邊撥數，一邊唸佛。一個人在亂雜的人群裡頭，面對煩躁，心向清靜，細聲輕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站在一旁超過半小時，登記處才叫我的名字，并遞來三樣東西：一是登機要在晚上七點半才有位；二是補我四張面額五十元亦即是二百美元的 United Air Voucher；三是十元晚餐券可以在機場內的任何一間餐館用膳。

這么一延再延才讓我領教到大都會的繁亂與繁復的運作，它給人所帶來的壓力，一杯咖啡舒解不了。

坐在候機室，一聽到播音機響，我就豎起耳朵，唯恐聽錯漏，又跑到通告幕去看。原本是乘搭中午十二點四十八分的 UA 970 班機，來到機場坐定下來才變更，延后三個小時。由于機位爆滿，把我擱到另一班在晚上七點半的飛機，再延后八點半起飛。真是累呀！闔眼養神吧！聽到有動靜，連忙跑去通告幕查看。班機再延后到九點廿分，并要換到另一個方向的閘口。這回我真是氣透了美国这种繁榮繁雜繁重所加給人們要去接受的那種無奈何。

由三藩市飛去西雅圖是兩個多小時的航程，而我得在機場周旋至午夜子時才到達目的地。

折騰十三個多小時，應該是累的，不過不算很累。我在想，要多得肩膀貼了兩片日本膏藥薩隆巴(Salonpas)，還有隨身帶著的 U 型枕頭。一坐下我就用來墊頸背，或睡或醒都靠著它。在旅途上有了這個倚靠，我覺得舒服很多。

我想在這里奉告各位朋友：出門旅游，最好是行裝簡便。想想看，你要是提著行李，還要夾著大包細包，轉這轉那，走來走去。辛苦不辛苦呀？你說吧！

昨日在機場像是行軍那樣的操了一整天，現在才覺得累。今天不打算出門，就留在屋內休息。我需要的是坐下來，整理那些照片，然後發一兩份電郵就可以把那些緊張輕鬆過來了。

發一妙時，我跟手足說：我獨游美國并不孤獨。在三藩市住在老表美慧美勤處，她們給我安排接送去了很多地方，見到很多親戚，都是不急不趕，可以慢慢的拍照，慢慢的傾聽親戚們訴說故事，除了樂在其中之外，我還聽到很多寶貴的人生經驗。原來呀！生活是需要應變的，換一個角度看世界，我們的人生就會有所不同了。

我在西雅圖市中心一個人拿著地圖摸路的滋味很有趣。我就喜歡自己一個人到處走，我喜歡去看，去聽，去感受，去接受挑戰，甚至只是去“發呆”。我覺得這樣旅游才有意思，我不知道這樣是否可以改變自己的人生。但肯定是會換來一個新的生活態度，一個新的自己。

搭巴士是挺有趣的。等候巴士的亭子繪有艷麗的圖案，連忙掏出相機拍個照片。我在這次旅行可以說是天天都帶著相機出街拍照，尤其是現在的數碼相機出得很輕便，可以隨身放在腰包，隨時拿出來用。

西雅圖的巴士站不用號數而是用街名。停一個站之前，巴士司機就會報出下一站是個什麼地方。而我只知道現時是朝著鬧區的方向，並沒有固定要在那一個站下車。聽見司機說下一站是公共圖書館，連忙站起身等下車。

西雅圖市立圖書館是一座龐大的建築物。進到里面，見到一排一排的書架，我就雀躍起來，連忙找尋中文部門，見到架上有些雜誌，我選兩本，走向舒適的座椅，坐下來，架起腿，才知道自己有多累。幾日來行了不少路，我很慶幸此刻選擇圖書館作為歇腳的地方。

記不起翻看的雜誌是什麼名字，但有一段話倒是記了下來：“...準備好鉛筆，橡膠和一本人生劇本。隨時嘗試，想要透氣就到外出，察覺不對還可以擦掉再重來！”是呀！擦掉再重來！如果眼前的一切並不是你要的人生，你可以換一種方式過生活，說不定人生會因此而精采。此刻，我真的也感受到自己的平淡生活也在一步一步印記姿采。

西雅圖的科學館(Pacific Science Centre)內有個蝴蝶園。大部份的蝴蝶是來自中南美洲及非洲。觀看蝴蝶取食，欣賞蝴蝶飛舞，可以讓我感受到「美」的微妙樂趣。有塊板牌寫著：「蝴蝶的一生甚為短促，牠們忙于追逐取食，飛舞尋愛。請不要觸摸騷擾牠們，謝謝。」

三數句子，蝴蝶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提示。真的！能夠活著，動著，舞著，愛著，生命的意義也就充滿著。天長地久永遠相愛，海枯石爛仍要相擁，這些都是空談的妄想。我看蝴蝶看得出神，也才明白蝴蝶的精神。

.....

在紐約五日，我住在同學吳政宣的家。這是特別的一站，走進內心的一站。其中有兩天是下大雨不能出街頭看紐約，我們留在屋內傾偈。我從政宣的臉看出滄桑，但我不懂得滄桑是什麼。政宣細聲訴說他個人的曲折愛恨以及一些辛酸的遭遇。聽到我淚都流，但我不敢出聲，我不想打斷老友這段娓娓道來的故事。

政宣說，很多時候，他在太太夜半深睡之際，躲到廚房，打開瓶酒，一人獨飲，一邊飲，一邊哭自己崎嶇的命運，流下的淚滴入杯里，酒淚共飲。把酒問誰淚滴天明？怎樣去描述這一種苦呢？酒苦嗎？苦的是心頭呀！

我和政宣對坐。他拿的是酒一杯，我拿的是清水一樽。酒和水相照：酒，不再是苦酒，而是一種流入內心深處的泉流。而我手上的水樽，盛滿著蕩漾的甘露。

這是一場難得的交流。政宣說的故事很感人，而最讓我感動的是最後一晚他煮龍蝦給我吃的時候說的一段話。政宣說感激我在這幾天讓他學會寬恕。我聽了為之動容，但並不是前半句的「感激」，而是後半句的「寬恕」。我很高興，他終於能夠“谷”了出來。

他很有意思的問我一生之中可有過難忘的快樂？我低頭看著手上拿的一瓶清水，手腕戴著的佛珠，我不知怎樣回應。因為在我個人的世界：一生簡單平淡，一身逍遙自在，一人清心寡慾，能夠這樣劃一而過，我是叫作「快樂」。但他問的快樂是指另一個意思，我只笑笑沒有出聲。

.....

來到美國首府華盛頓才領會到這個大國的風范。尤其在 Smithsonian 兩旁林立的博物館、美術館及紀念碑。我去了三天，但還是未能去完這些景點，全是免費游覽的地方。

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emorial)筆直的豎立著。游人可以登上頂尖俯瞰市景，不過要持有入門票。而這張門票得要排長龍才輪得到。入門票是不收費的。可以乘超速升降機一上就登天。

佛里爾博物館(Freer Museum)內的亞洲部門收藏著不少來自中國古代的文物。我覺得這裡陳列的東西比在中國大陸所看到的更有意思。我感到奇怪，為什麼中國的好東西要在外國才看到呢？

先舅在十八年前我第一次來美國旅游的時候他對我說：妳來美國，妳一定要去華盛頓，因為那里才是美國的精神所在之處。當其時我就帶著嚮往美國的一顆心去華盛頓。接著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每次去美國都來探訪這個地方。

坐在樹蔭下一個人對著越戰女兵銅像，我靜靜的流淚，我不拭也不抹，就讓淚水風干。當年越戰，自己年少並不很懂事。卅多年後，自己進入中年，學會思慮，但卻在長嘆。“越戰是一場教訓”，很多人都是這樣說。但可不可以說清楚些，它教些什麼給我們呢？現在話說反恐，又要轟炸，又在打仗了。

華盛頓有很多戰爭紀念場所。美國似乎是用戰爭來展現一個強大國家的無畏精神。二次大戰、韓戰、越戰豎立著一道一道印著圖像、刻上名字的紀念牆。它們留給後人一段緬懷過去的片刻。我在想：戰爭也許並不是太壞，因為它讓人們聯合起來。

停留在北卡(North Carolina)這個站說來是一段插曲。

去美國之前我在澳洲打電話給表姨，說要到北卡看舅父的山墳。他是家母的親弟弟，一生都沒有結婚，一個人在北卡過了廿多年獨身生活，個性沉靜，很多心事都抑壓在心里，六十多歲就死去，舅父的死可以說是抑郁而死。

在墓地上我用雙手拔掉那些橫生的雜草，然後整理一下花瓶的百合。同來的表姨跟我講舅父生前的一些瑣碎事。我就在這個時候才感受到舅父活著所面對的悲哀，我在想，一個人孤單虛度所留下的只是一陣黯然。

我在北卡還見到家母的表弟表妹亦即是表舅表姨。停留四天，日日都由七十多歲的表舅父表舅母駕車帶我游商場看公司大減價。我說看看是可以，但不會買東西的。因為一路上還有好幾個站要去，買太多東西不方便行動。表舅父說，可以不

買，但要看過才知。真的，減價真的是大減價。我本說不買還是買了一件原價一百八十八美元減至十六塊八毛的卡士米(Cashmere)冷衣。

表姨說，這裡是埠仔，沒有什麼消遣。一有時間，我們就行商場看大出血的衣物。表姨知道我要來北卡，她特別買了一大堆名牌衫及護膚品叫我帶回澳洲。我說：謝了謝了，我是帶不動這些東西了。我搖頭又搖手的推卻回去。

表舅說：不帶東西就帶利是好了。四位表舅加上一位表姨，你一封我一封，加起來上千美元利是錢，教我不知如何再推卻。我跟他們說實際的情況，我和母親兩人在澳洲過的生活很簡單，並不需要這麼多錢。細表舅硬塞，教我哭笑不得。我來是要看看親朋，但沒想到會讓他們這麼破費。我的表舅表姨在我的旅程上就是如此的添上了這段插曲。

.....

坐在 Starbucks 咖啡店靠窗位置一人獨看外面的雨景另有一番滋味。來邁阿美(Miami)有六天了，卻是第一次可以一個人空出來看邁阿美的市景。我比較喜歡一個人獨處，找個可以定下來的地方，就像此時此刻，望著車走人行，以靜觀動，一個人慢慢去把握內界和外界的動靜。

坐在這裡，我想到幾日以來所接觸的堂姐儀娟。她是屬於那種出位的人物。每天非得帶我去吃大餐不可，說是不用這麼大吃但還是非要拉人去吃。半邊烤雞、一碗飯、一杯紅豆沙、一個面包、再加碟炸大蕉，她說是營養餐，只有邁阿美才有這種南美風味餐。要吃！要吃！來到這裡，妳一定要吃。又有一種盛在一個用面包做的面包碗里面是濃郁的忌廉湯，她說：好棒！好棒！吃了一回，第二天還要再吃一回。

更棒的是星期日那天，由外甥女瑞華指路，安華駕車，載著她們的母親及我這個阿姨四人出去瘋。

邁阿美有很多海灘。這天我們朝著西棕櫚(West Palm Beach)的方向走。安華在海灘前問我們要不要下車？我說，如此猛烈的太陽之下行海灘不好玩的。於是我們改為「游車河」，路過見到一家大酒店，瑞華建議大家下車進去參觀這間古老大酒店古的建築物。

The Breakers 是一百多年前建下來的華麗酒店，我們走進這個建築物，參觀完一個廳又進入另一個廳，都是美侖無比的裝潢。女士們特別愛上洗手間，就連洗手間里面都擺放名貴的蘭花。我們贊不絕口的走出來，轉向左邊是自助餐餐廳，用古雅的餐具盛著精美的食物。

我的外甥安華帶頭行入去，想要看看有些什麼可吃。那時是下午四點鐘，餐廳內的服務生正在收拾清理。見到有人進來，很有禮貌的向眾人問好，並指著另一端擺放著三十多種吃不到一半的甜品對我們四人說：請隨便吃！

我們對著這種飛來的意外簡直是口合不攏，一邊笑，一邊夾，笑個沒完，夾個不停，全是高熱量的精美糕餅。我們四位女士管不了忌廉、芝士、朱古力、蛋糕、曲奇的高卡路里。吃呀吃的，好吃！好吃！數天后，我站在秤上一看，天呀天，長了十磅有多！真是嚇怕了，腦里閃起四個字：易放難收。

.....

偷得浮生可以一人行。在巴士站等了十分鐘見到有車來，那是邁阿美海灣區內的巴士。上車只需廿五仙。我沒有目的地，只是坐車游街。巴士是沿著市中心的幾條大街走，到了林肯路(Lincoln Road)，我就在這個算是稍為熟悉的街道下車。當時正是吃午的鐘數。見到一家店子，門前寫著“新鮮是不容置疑的”(Fresh is fabulous)，我便進入這家沙律專店。

我個人用錢比較節省，往往是一個銀碼，作多樣用途。叫餐的時候看餐牌，一份沙律，貴的要八、九塊美元。我選最低價的農家沙律(Farm house salad)\$4.75，另外再一份湯\$1.99。兩樣東西加在一起可以吃飽一餐。

第一次見到這種沙律專店，顧客叫了餐就在顧客面前配搭料理。農家沙律是包括：生菜、紅蘿蔔、青瓜、青椒、玉米、洋蔥及芝士全部盛在一個大不銹鋼鉢，再用半月刀剁呀剁的把沙律剁成細片，然後放醬料(Dressing)混合。刀敲著鉢發出“啄”“啄”聲，叫半分鐘才告成。出餐的方式就是把整個鉢遞到客人手上。

我捧著這鉢沙律，它可真是一個大鉢，我就捧著它，走出外面的露天座，一叉一叉的吃這種新鮮的把戲。你有試過嗎？一個人坐在街邊托鉢而食呀！

.....

前面有家書店，內有咖啡座。我走進去，隨手拿了一本擺在推介書架的厚皮書翻來看。該書的封面是一片樹林風景，側旁有三數行直豎的水滴，沒有書名，翻幾頁都是抽象的點滴。

好奇心起，叫杯冷飲坐下來逐頁看。古人說：開卷有益。我這樣子翻呀翻的發現了開卷是可以開眼界。因為翻到第十二頁才看見書名，叫作“尿在地球上”(Pees on Earth)。攝影者是 Ellen Jang，里面有一部份是該書策劃人 Annie Sprinkle 與作者 Ellen Jang 對話長達四頁。

美國這個社會真是無奇不有。Annie 原本是一名妓女，後來修博士學位，專事研究性問題，並拍色情電影，出色情書籍。她知道 Ellen 有怪癖，喜歡偷拍一些隨地小便的照片。Annie 慫恿 Ellen 將之結集成書。

“尿在地球上”這一書整本都是樹林、街道、海邊、荒野、市區...的畫面，架開雙腿，幾行尿點。沒有把面貌拍進去，主要是強調尿滴點點。

看過這本書，想起我常和一班同學通一妙，很多時候是沒話找話說。有一回，在我告訴他們我要去美國六個星期周游多個地方之後，黃啟中發出一訊，提到女士去旅行有很多諸如找洗手間的不便。這個問題當時怎樣回應我不打算在這裡詳說。我倒是覺得這本“尿在地球上”的書應該讓他們也來翻一翻。

Ellen Jang 在對話中透露自己喜歡穿短裙，但不穿底襪，因為這樣較方便，可以隨時小解。無論是在郊區或在鬧市，一急就叉開雙腳便可以解決。即使是在人來人往有警察守衛的地方她都可以自由解放。她說把兩腳挪開，像是要彎身拾東西那樣，一下子就全身松晒。

我相信這種做法在美國是不止 Ellen 一人這樣做。難怪有時行在路上，不知何來聞到尿臭。現在才明白，就是有一種人專干這一種事。我在想：與中國大陸的隨地吐痰相比，美國這種隨地小便，可以說是過之而無不及。

我最后的一站停留在羅省五天，住在方志捷的家里。每天他開跑車送我到一個地方，讓我自己去逛，然後約定數小時後，在原來的地方接我回家。在接送的路途上，我有機會可以近距離的目睹一位成功男士的風采。

我很感興趣的問這位老同學：成功是需要什麼作為本錢？方志捷連想都不想就說：勇！我覺得他是得天獨厚的例子，而他的確是勇猛前進的類型。方志捷還說：一個人要有視野(Vision)才能衝。跟他交流，就從舉止行動去認識這個人，他家庭事業均美滿，他擁有一位賢淑的妻子，一名優秀的兒子。方志捷實在是得獨厚，他是子子皆得意。

坐在回程澳洲的飛機上，感到千頭萬緒未能平服，覺得千言萬語未有說盡。正因如此，我要在這裡提一提今早在羅省公共圖書館的書架上，看到一本由劉鏞寫的書，名叫『不要累死你的愛』。

看著書名我推測作者會不會是告訴讀者“愛”會很累的呢？我想到自己的愛好旅行，長途旅行真的是很累。不過，我還是要愛，我還是愛旅行。

我-----愛萬里，行萬里。

智行 (2006 年)